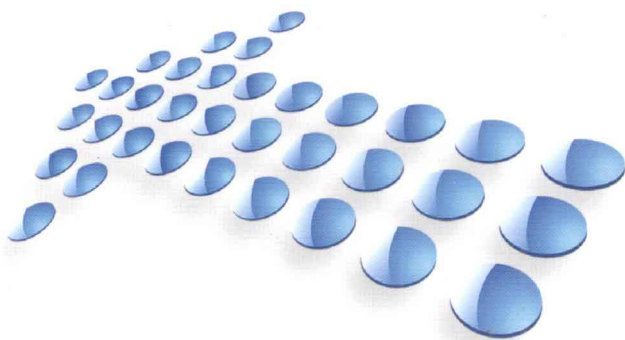


吴廷玉
勿后余
等著



CHENGSHIHUA JINCHENG ZHONG TESE CHENGQU WENHUA JIANSHE YANJIU
YI NINGBOSHI WEI LI

城市化进程中 特色城区文化建设研究 ——以宁波市为例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宁波工程学院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吴廷玉 易后余 翟新格 吴介然 戴颖颖  著

CHENGSHIHUA JINCHENG ZHONG TESE CHENGQU WENHUA JIANSHE YANJIU
YI NINGBOSHI WEI LI

城市化进程中 特色城区文化建设研究 ——以宁波市为例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城市化进程中特色城区文化建设研究: 以宁波市为例 / 吴廷玉等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643-1729-4

I. ①城… II. ①吴… III. ①城市文化—研究—宁波市 IV. ①G12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9783 号

城市化进程中特色城区文化建设研究

——以宁波市为例

吴廷玉 易后余 等著

- | | |
|-------|---|
| 责任编辑 | 邹蕊 |
| 特邀编辑 | 罗爱林 |
| 封面设计 | 何东琳设计工作室 |
| 出版发行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
| 发行部电话 |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
| 邮 编 | 610031 |
| 网 址 | http://press.swjtu.edu.cn |
| 印 刷 |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成品尺寸 | 146 mm×208 mm |
| 印 张 | 7.625 |
| 字 数 | 211 千字 |
| 版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次 |
| 书 号 | ISBN 978-7-5643-1729-4 |
| 定 价 | 22.00 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序 言

【题记 1】

城市化既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之光明前景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就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

——联合国“人居二”秘书长沃利·恩道^①

【题记 2】

将来城市的任务是充分发展各个城区，各种文化，各个人的多样性和他们各自的特性。……要不然，势必像现在这样机械地把大地的风光和人的个性都折磨掉。

——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②

一、问题的提出

有两位西方学者在谈到城市化或都市化问题时说道：“仅仅一千年的时间，欧洲已经变得城市化了”。^③ 言外之意似乎是说，欧洲的

① 联合国人居中心（生境）《城市化的世界》，仇建国，于立，等，译。转引自傅崇兰，陈光庭，董黎明，等《中国城市发展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②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580-581页。

③ 保罗·霍亨伯格，林·霍伦·利兹·《透视城市化》，孙逊，《都市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61页。

城市化进程是够快的了。其实，西方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①是近两百年的事。按照 Jane Jacobs 在《城市经济》一书中的说法，城市化的发轫虽然可以追溯到一万两千年前，但进展非常缓慢，到 1800 年，全世界城镇人口才 2 930 万，仅占总人口的 3%，城市化水平极低。城市化进程的提速是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从 1801 年到 1850 年，仅仅用了 50 年的时间，英国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国家。到 1881 年，城市人口已是农村人口的 7 倍。随后，法国、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速。到 1950 年，美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64%；到 2002 年，美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 90%，城市化的过程已经完成，开始了向后工业化意义上的郊区化转型。相比之下，1950 年的中国城市化率只有 10.6%，在此后的 30 多年里，中国的城市化进展十分缓慢，到 1980 年城市化率仍然没有突破 20%；而 1890 年的美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35%，相差 100 年。但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突然加速，到 2000 年，城市化率就达到了 36.09%；5 年之后的 2005 年，城市化率就达到了 43.3%；又过了 5 年，即到了 2010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47.5%。单就城市化的速度而言，中国城市化率堪称是跨越式乃至飞跃式发展。多少老城旧貌换新颜，多少新城拔地而起，中国的城市变样了，长高了，发福了，昔日的“衣衫褴褛”早已被今天的“珠光宝气”取代了。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国内地的 29 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城市从 1991 年到 2005 年空间扩张了 77.8%，年均增长率为 4.2%。其中，空间扩张

① 关于“城市化”(urbanization)的概念，最早是由西班牙工程师 A Serda 于 1867 年提出的，但关于城市化的定义却至今莫衷一是。如，美国经济学家沃纳·赫希在《城市经济学》中认为：“城市化是人口稀疏并相当均匀地遍布空间、劳动强度很大且以个人分散为特征的农村经济，转变为只有基本对立特征的城市经济的变化过程。”这一定义强调的是人口集中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也将城市化定义为：“社会经济关系、人口、生活方式等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过程。”王颖在《城市社会学》提出一个具有综合的界定，认为：“城市化就是人口向城市及城市化地区集中的过程，是以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去改造农村及其他地区，使之转变为城市或城市化地区的过程。”

3 倍以上的城市有成都、杭州和广州，分别为 3.66、3.36 和 3.04；空间扩张接近和超过 2 倍的有南京、福州、上海、合肥、北京，分别为 2.92、2.33、2.23、2.13 和 1.98；空间扩张接近 1 倍和超过 1 倍的城市就更多了，依次为乌鲁木齐、海口、银川、南宁、济南、郑州、长春、昆明、呼和浩特、石家庄、哈尔滨。几倍速膨胀的城市当然不止这些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还有深圳、厦门、宁波、大连、青岛等沿海副省级城市以及更多的地市级城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规划学院特聘教授 Edward Soja 指出：“在世界最大的 500 个城市区域中，有 100 多个是在中国。”同时他认为：“在过去 20 年中，与全球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阶段相比，中国可能已经经历了最快和最激烈的城市化诱导工业化的进程。”^①

正如 Edward Soja 所指出的，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的确是以一种空前的速度在提升，现在已经接近 50% 了。西方发达国家近代城市化进程大约是 20 年翻一番，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速率。即使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地大物博，东西南北差异较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因素，但再来一个 30 年，中国的城市化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是一个既令人充满遐想和期望，又感到担心甚至可怕的结果。目前，一种被学界称之为“高速城市化”（urbanization）的浪潮几乎席卷神州大地，一场新的“造城运动”甚至波及靠国家救济的“贫困县”。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无遗憾地发现，这些城市的躯体在以同样的方式迅速膨胀，特别是在进行繁忙的华丽着装的同时，却忘记了“我是谁”？

当代中国的城市正在以加速度失去自我、失去个性、失去特色、失去深度、失去厚度。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雷同化取代个性化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程中，文

^① Edward Soja:《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的治理危机》；任远等：《全球城市——区域的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7、9 页。

化不断积淀形成独特的文化底蕴,并展现为独特的城市风格和面貌。一个城市的文化发育越成熟,历史积淀越深厚,城市的个性就越强,特色就越鲜明。这应该是城市化合规律、合目的的进程。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所谓“旧城改造”“老街改造”“危旧房屋改造”“填河筑路”等一系列的“大改大造”“大拆大建”运动中,特别是新兴城区的文化建设中,普遍存在着丧失个性的趋同化问题。城市由数千年的个性化成长与演进,一下子被挟持到共性化的助长与打造程序之中。由于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互相模仿、随意克隆、胡乱抄袭等现象十分普遍,积淀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街区和独具特色传统民居被夷为平地了,取而代之的是布局雷同、风格相仿的城市街区和住宅楼;千姿百态的小桥流水被填为平地了,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通衢大道。有资料表明,我们国家近 600 多座大中小城市,一些城市形象大都有趋同之势。南方北方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城市农村一个样,城市建设千城一面,城市广场千篇一律,城市绿地千地一景,城市雕塑千雕一塑,城市节庆千歌一调,城市论坛千论一题。我们的城区建设也不能逃脱这个俗套,导致城区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与城区文化景观脱节,城区总体文化品位下降。中国城市的风貌在建设和发展中急速雷同化了。即使你漫步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仍然不乏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在这种感觉之后紧跟着的就是生硬、浅薄和单调。德国建筑学会会长汉派尔在游览了中国的一些城市之后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我驾车从北京外围向内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可能是在迈阿密、新加坡或在法兰克福,所有的高层建筑都是一个样,没有各自的特殊个性,只有从写的字上我才看出是在中国。这不是一个好的未来。我到过上海等其他中国城市,我认为中国的城市正在发展中一步一步地失去自我。”^①一个与中国人有着极大文化差异的外国人置身于中国的大城市,竟然没有一点异域之感,反而觉得自己似乎仍在外国某个城市旅行。可想而知,我国城市的雷同化已经到了何种程度。汉派尔先生已经提出警示,告诫我们“这不是一个好的未来”。

^① 转引自严国新,等:《时尚城市》,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年,277页。

遗憾的是，我们似乎没有任何警觉，仍然在加速度地进行着失去自我的城市化建设。

2. 表象化取代意象化

好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可意象性”。这是美国著名建筑学家和城市学家凯文·林奇提出，并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观点。所谓“可意象性”就是“有形物体中蕴含的、对于任何观察者都很有可能唤起强烈意象的特性。”^①那么，什么是城市意象？凯文·林奇指出，城市意象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个性、结构和意蕴。他说：“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建造城市，供众多背景千差万别的人们享用，而且要适应将来的发展需求，那么明智的做法就是着重于意象的物质清晰性，允许意蕴能够自由发展。”^②如果以此标准来考量我们的一些城市，问题就十分明显了。

在我国，现在要寻找个性鲜明、结构完整、意蕴清晰的“可意象性”城市，已经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了，取而代之的是意象乖离的攀比现象。一些大城市盲目模仿国际大都市，而不少中小城市则盲目模仿大城市，为了气派而置环境和谐于不顾，把高层、超高层建筑当做城市现代化的标志，建筑体量一味追求高容积率而破坏了城市原有的尺度和轮廓线，既无个性，更谈不上城市整体结构的完整性。如果说，拥有16层以上的高层建筑4000多幢的上海，高层建筑的数量已然成为世界第一，昔日的“大上海”已经变成今天的“高上海”了，从国人的某种文化心理角度来看，多少还有一点“可意象性”的话，那么许多独具意象古城也纷纷抛却“旧时妆”而一味“追高”“攀高”，以至于完全失去可意象性，就是非常可悲的了。中国台湾作家龙应台在游览过成都之后，对这座失去自我意象的古城发出了尖锐的批评：“老成都遗址保留的太少，我失去了理想中的成都！”

①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7页。

②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6页。

城市的可意向性的真正内涵，是古往今来发生在城市中的故事。而表述这些故事的载体，就是那些文化遗存。当那些积淀丰厚的文化遗存被毁掉后，寄寓其中的文化信息也就随之泯灭了。真正的城市文化被抛弃后，代之而起的是缺乏意蕴的表象化装饰。虽然许多城市不断地推出一些标新立异、出奇搞怪的项目和活动，以求迅速提升城市形象，但是，这种表面文饰、花样化妆，充其量不过是把城市的文化建设异化为一种追赶时髦的“文化秀”，城市文化成为一种文饰化妆的大“秀”场，完全失去了“可意象性”。

3. 物欲化取代人文化

说城市是物质丰富的地方，所有的人都会首肯；但如果说城市是物欲横流的地方，恐怕就会招来质疑。其实，现代城市给人的第一感觉，不是它的精神内涵而是它的物质外壳——林立的高楼大厦，绵延的立交桥和高架路，五光十色的街景和川流不息的汽车，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穿着时尚的人群，银行、交易所、咖啡馆、夜总会、酒吧等等。而刺激和支持这种物质场域繁荣兴旺的就是城市人们的物欲。用一位城市文化研究者的话来说就是，“用现代名义的帐幔披挂起来的欲望。”^①事实上，现在几乎所有的欲望都像城市里的霓虹灯一样或明或暗地展示着、炫耀着，成为城市重要的景观。

现代城市的物欲化趋势愈来愈严重，而文化生态日益恶化、人文精神日渐式微。不断攀高比新的建筑和日趋丰赡庞大的物质外壳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城市文化的身份和特征。当然，现代城市不是没有文化，但弥漫于城市的强势文化，不是深化和彰显了城市自身的人文底蕴，而是浅薄化了自己的文化内涵，使城市成为只有感觉而缺少思想，只有物欲而缺乏格调，只有景观而没有品位的空壳。文化危机、人文缺席的问题以及伴随而至的种种不良社会现象充斥于城市生活之中，市民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在减弱。

① 叶中强《从想象到现场——都市文化的社会生态研究》，学林出版社，2005年，8页。

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然不只这些，学术界关于“城市病”正在蔓延和加剧的呼吁也是不绝于耳的，政府职能部门和学术界都在积极寻求解决的路径，然而收效甚微。宁波市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有许多好的做法，为破解“城市化”伴随“城市病”的难题作出了贡献，已经连续两届蝉联全国文明城市光荣称号。而宁波市的核心城区即海曙区、江东区、江北区三个城区，既被本地人亲切地称之为“老三区”，同时又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新兴城区、文化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既有教训，也有经验，更有探索。本书即以宁波市江东区和江北区的慈城镇这“一区一镇”为典型案例，深入研究在城市化进程中特色城区文化的建设问题。

二、研究思路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关于城市文化的研究亦同时兴起。但是庞大的研究队伍和历时数十年的研究，却并没有产出在学界和业界造成重大影响、特别值得夸耀的科研成果。目前，我国在城市文化的建设和研究方面的收效之所以低于社会的期望值，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以下两个误区也许是诸多原因中比较重要的原因。

第一，研究城市文化而不以城区文化研究为基础，建设城市文化而不以城区文化的发掘与开发为基础，从而使城市文化的研究和建设变成一种“无根”的研究和“无基”的建设，使城市文化建设成为一种只有短暂效应的“流星雨”或不断变换方向的“时髦风”。这是目前我国城市文化研究不能深入而趋于浮泛化，城市文化建设失去个性而趋于雷同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孤立地、浮泛地看待城市文化建设，虽然口头上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深刻地认识到文化是城市发展战略的根据，没有真正领会文化“软实力”的“硬道理”，未能将城市文化列入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力量序列加以研究，特别是

在落实问题上存在很大欠缺，从而导致“魂不附体”。这是目前国内城市文化建设表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研究无意在城市文化的内涵、特性等方面做过多的分析和界定；换言之，无意在城市文化理论方面盘桓，而是以宁波市“一区一镇”为例，集中探讨特色城区文化的建设问题，特别是文化新区如何定位，如何激活和放大固有文化资源，如何使历史文化资源和时尚社会接轨等问题。

为了实现预期的研究目标，本书独创了名为“井字围合法”的研究思路，即针对研究的核心问题，采用历时纵二项与共时横二项错综围合的方法，最终在一个四维时空中锁定要解决的问题。就本课题来说，纵二项分别为“历史文化底蕴项”和“未来文化发展项”。前者为固有资源，后者为使命预期。横二项分别为“国内外宏观考察项”和“本市区县比较项”。前者为高端观照，后者为竞争局势。纵横四项错综围合后形成四维建构的中心，也就是研究对象的“本体”和“现在”（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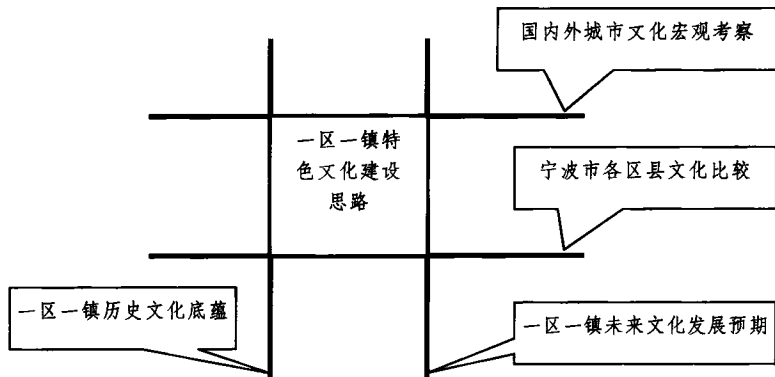


图 1

这样的研究思路既符合当代最先进的科学研究思路，即由静态思维转向动态思维，由分析转向综合，由线性转向混沌；也符合城市文化本身的特性。因为城市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具有完全不同于农村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集成的混沌性。

三、本书的主要创新点及实践意义

本书以新的视角丰富了城市文化研究的理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迅猛，而我国城市文化的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起步晚、进展慢，跟不上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这种理论滞后的现象亟待改变。本书运用城市主题学、文化经济学、文化策划学以及城市竞争力理论、城市资源理论、城市定位理论等前沿理论，通过对国内外城市文化建设及其研究的梳理，特别是对宁波市江东区和海曙区特色城区文化建设的分析，对城市文化建设特别是特色城区文化建设规律进行了探索，以一种新的视角研究和构建了城市文化建设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书主要创新之处有以下几点：

(1) 本书开创了城市城区文化单体研究的先河。城市是由若干城区组成的，只有将城区的主题文化、特色文化研究透彻了，城市文化的发展才有她的依托和根基；但是现在关于城市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热点，而关于城区文化的专题研究却尚未引起重视。本书在国内外对城市文化研究刚成为热潮的时候，及时向前跨越一步，首次将城市文化研究推进到城区文化单体研究领域，开始对城市中城区的主题文化、特色文化展开深入的研究，这在理论视野和学术上具有拓展意义。

(2) 本书提出并论证了新兴城区实施“超强品牌战略”和“集成战略”为城市文化新区建设的最佳选择。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一批批新兴城区拔地而起。这些新兴城区在经济方面往往傲视周边，在文化方面则底虚气短，所以大多采取了“缘强跟进战略”来建设文化，结果陷入模仿克隆的误区。本书提出“超强品牌战略”和“集成战略”，是避免上述误区，真正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新思路、新举措。

(3) 本书首次对宁波市江东区和江北区的慈城镇为典型案例，对其文化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精心提炼，特别是对宁波大

市六区的文化底气和特色进行了缜密的比较,不仅揭示了“一区一镇”的比较优势和不足,而且为其他几个城区提供了新的思维路径。本书提出的针对宁波市江东区和慈城镇特色文化开发的思路,有不少具有原创性,也可以作为其他城市的城区文化开发的借鉴。

(4)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也有创新之处。城市文化问题极为复杂,具有开放性和混沌性。本书独创的“井字围合法”将问题放在一个由开放维度构成的闭合圈之内,使研究更加具有科学性。

本书的实践意义主要有两点:

(1)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本书也是一本源于城市文化建设实践而又试图对城市文化建设具有一定实践指导意义的对策性研究报告。所以最直接的实践意义就是对宁波市江东区、海曙区和江北区慈城镇建设特色文化城区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目前,江东区在文化建设上面临着城区历史地理人文资源稀缺,城区形象缺乏统一性,文化精品创作能力薄弱和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政策支撑不足等瓶颈;江北区慈城镇在文化建设上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文化内涵深厚,但挖掘不够、提炼不够、整合不够的问题。本书的直接目的就在于破解宁波市这“一区一镇”面临的一些困境,提炼这“一区一镇”文化的核心精神,以此为牵引重新挖掘“一区一镇”的文化内涵、整合“一区一镇”的文化碎片,为“一区一镇”的特色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资讯,进而达到以下三个目的:一是彰显宁波城市文化,提高城市品位;二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展现城市特色和个性;三是凸现宁波以及“一区一镇”城市文化旅游的优势与特色,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关于城市城区文化研究的专著,力求深耕细作,有所创新。虽然本书是以宁波市的“一区一镇”为典型案例撰写的,但是本书的研究思路、所破解的城市文化难题以及所提炼的“江东模式”“慈城思路”等等,应该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于国内其他城市在城区特色文化建设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正如笔者前面所说的,如果我们的城市化能够充分尊重和大力彰显城市中各个城区的个性,那么,城市文化的整体特色就会自然呈现

出来；换言之，有特色的城区文化实际上就是整座城市的一张张重要的文化名片，特别是那些文化积淀深厚的老城区，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不朽的文化名片。至于一些新城区，如果特色文化建设搞得好，则等于为整个城市培育出了新的文化名片。

本书为集体智慧合作成果。吴廷玉老师负责全书框架与提纲设计，易后余老师和吴廷玉老师共同承担全书的统稿。本书共分九章，具体分工及完成情况如下：

序言：吴廷玉；第一章：吴廷玉；第二章：戴颖颖；第三章：吴介然；第四章：吴廷玉；第五章：吴廷玉；第六章：吴廷玉；第七章：易后余；第八章：翟新格。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一、创新之举：城市特色城区文化单体研究的 重要意义	2
二、标新之路：宁波市“一区一镇”特色文化建设的 战略视窗	16
三、刷新之思：特色城区文化建设的创新理念	23
第二章 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高端考察	27
一、城市文化的内涵	27
二、“世界城市”理论的战略价值	29
三、国内外先进城市城区文化发展启示	33
四、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中心环节	51
第三章 宁波、厦门、大连城市品牌与营销话语特色比较	55
一、城市品牌的内涵与城市品牌化运动	56
二、沿海三城市特色品牌资源鸟瞰	62
三、城市品牌形象感受系统及沿海三城市的公共感受	68
第四章 特色城区文化资源的深度考量——个案研究	75
一、浙东文化对宁波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	76
二、宁波市六大城区文化表征比较	80
三、城区历史文脉的梳理	87
四、城区文化品格的揭示	92
五、城区文化底蕴的深度勘察	102

第五章 特色城区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个案研究	111
一、特色城区古镇历史文脉探视	111
二、特色城区古镇文化资源评估	117
三、慈城古镇主题文化定位	136
第六章 特色城区文化发展战略定位与开发路径	144
一、城市城区文化发展战略定位的原则	144
二、城市文化资源类型与江东区的资源优势	149
三、战略定位的基本模式及江东区的战略选择	154
四、江东文化圈层结构及各圈层关键要素的分析	156
五、高品位文化城市标准与江东文化创新之路	166
第七章 特色城区文化建设的瓶颈与突破途径	182
一、江东新文化建设的主要瓶颈	182
二、江东作为宁波新文化中心的主要突破口	189
三、创新发展路径	201
四、城区文化活力的营造与保持	210
第八章 现代智慧城市语境中特色城市节庆文化的建构	214
一、传统特色节庆文化的不朽价值	216
二、智慧型城市的目标和民族传统节庆文化的转型	218
三、宁波建设智慧型城市与特色节庆文化转型的路径	220
参考文献	226

第一章 导 论

德国美学家黑格尔曾经指出，要对一个事物“下美的判断，我们必须把一切注意力都投到组成本质的那些个别标志上去。因为正是这些标志组成事物的特性。”^①按照黑格尔提供的这个思路，如果我们要对一个城市做出审美的判断，自然也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组成这个城市的一系列个别标志上去，因为一个城市的特色、特性就是由这些个别标志共同构建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一座城市往往有许多个别标志，尤其是我国的许多城市都热衷于搞标志性建筑，而且是在不断地刷新着标志性建筑，结果不仅没有形成城市特色，反而造成了杂乱无章的城市杂色。这是因为那些所谓的标志性建筑，很多是孤芳自赏式的“自我标榜”“自说自话”，与整座城市缺乏有机联系。由此可见，孤立地谈标志性是有问题的。这里就需要引入“地方文脉”这个概念。标志与文脉必须形成有机统一。标志要显示文脉，而不是割裂文脉。其实黑格尔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接着进一步指出，那些直接呈现出来的标志“之所以有价值，并非由于它所直接呈现的，我们假定它里面还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即一种意蕴”，那些标志性的东西的“用处就在指引到这意蕴”。^②黑格尔这里所指的是艺术作品所蕴藏的意蕴，即内在地蕴含于作品中的文化意义。我们可以将“意蕴”理解为文脉。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脉，一个区域有一个区域的文脉，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文脉。从城市文脉的整体性来考量城市的特性，就意味着是在一定的空间尺度上审视城市的特性，而不仅仅是几个孤立的标志性建筑。西方学者将这样的空间尺度称之为“城市地区”，认为这样独具特色的

①、②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22页。